

新书一览

《新编新译
世界文学
经典文库》
出版



文学经典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一套由作家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联合打造的《新编新译世界文学经典文库》已陆续出版。

丛书书目分别为：由吴岳添翻译的全面展现法国作家左拉创作风貌的短篇精品选《给妮依的故事》；由石琴娥、斯文翻译的瑞典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斯特林堡的《红房间》；由尹承东翻译的西班牙著名作家伊巴涅斯的以斗牛为主题的传世经典《血与沙》；由爱尔兰总统道格拉斯·海德编选，龚璇翻译的首次翻译成中文出版的爱尔兰盖尔语民间故事集《炉火旁》；由邱雅芬翻译的芥川龙之介经典作品集《罗生门》；由金龙格翻译的“短篇之王”《莫泊桑短篇小说选》；以及由苏玲翻译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布尔加科夫的代表作《大师与玛格丽特》。

《新编新译世界文学经典文库》丛书的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陈众议在序言里写道：“站在新世纪、新时代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进而为我们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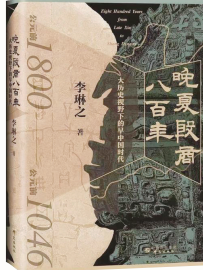
在书目遴选上，重新定义具有当代价值的“新的经典”，尽可能全面地将世界各国真正优秀的文学经典挑选出来，介绍给读者。邀请了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中国当下最优秀的翻译家参与丛书，为这些传世经典精心打造适合当代中国读者阅读的“新语言”。并特别设置“作家小传”板块，展现以“作家”为核心的“新视角”。装帧设计上采用盒套精装，适合读者保存收藏。

《新编新译世界文学经典文库》的品类丰富，涉及语种众多，将以成熟一本推出一本的方式持续推出。

申毅敏

新书架

《晚夏殷商八百年》
李琳之 著
研究出版社



《天鹅邀我去散步》
章珺 著
作家出版社



作者将公元前 4000 年至前 1046 年即“中国”孕育、诞生和初步发展这段时期，分别定义为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早中国时代三个阶段。本书叙述的早中国时代，大致在公元前 1800 年至公元前 1046 年之间。作者运用考古学成果和众多专家学者对甲骨文、金文释读所取得的成就，对照文献记载，修正了文献中一些不实之词和模棱两可的说法，厘定了晚夏和商代早中晚三期都邑城址的具体所在，系统地还原、展现了早中国时代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这是一本关于大自然和成长的书，大自然从未停止过生长，成长也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事情。一本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的书，在安静之时看见美，感受希望和力量；在安静之时遇见另一个自己，更真实的自己。书里，用两代人共同创作的文字、摄影和绘画，全方位地展现了凝眸和回望之间的四季之美，也记录和呈现了两代人在自然之旅生命之旅中的改变和成长。愿我们能共赴自然之约、生命之约，一起经历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一起领受大自然的恩典和祝福。

序跋精选

建筑是一个时代最忠实的呈现。

我小的时候，住的是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方圆几百米只有我们一户人家。屋子是人字坡顶的，白墙黑瓦，边上还有一个杂物间。不过我们倒是从没像《武林外传》里那样爬到人字顶上去数星星，只经常爬到杂物间的平顶上玩耍。冬天雪后，屋檐会挂下冰柱来，天气够冷，那冰柱能有半米多长。

坦白说，那时候冬天的室内相当冷，厚厚的墙壁也挡不住凛冽的寒气，只有暖炉能给些安慰。后来我看到宋画里的建筑，有些不明所以：隔扇门，上面糊着窗户纸，大冬天的，可以？我母亲告诉我，没问题，只要窗户纸不破。她小时候，好多人家糊的都是窗户纸。多少年都这么传下来了，再说还有火炉。

我是个百分百的建筑门外汉。所以当林之老师建议我“可以写几篇建筑随笔”时，我有点恍惚。我所知道的建筑，仅限于纪录片、书、古画里的建筑，和出去旅行时见过的古村落。

后来我想起了 2014 年那个春天的早上。那几年经常去北京出差，每回都会抽一个早上去紫禁城转一圈，才算完整。那天早上我坐在一个院子的台阶上，应该是某个嫔妃的院子，看着屋檐下被网起来准备修缮的斗拱，原本鲜艳的青绿色已经褪得斑斑驳驳，突然想到曾经住在这里的姑娘们，大多时候也是这么百无聊赖吧。

于是斗胆答应试试。建筑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的故事吧。

正巧那段时间英国 BBC 的纪录片《紫禁城的秘密》大热。制片方联合故宫专家做的一场地震模拟实验，神还原了一句关于中国建筑的老话：墙倒屋不塌。虽然是实验室结果，但那座按 1:5 比例复原的宫殿木结构主体竟然能扛住 30 秒十级强度的地震，也是传奇了。

瞧，中国古代建筑不只是一个远去的“孤独的背影”。

也许你正置身一栋高层建筑。你可能没想过，这钢筋混凝土浇筑的高层建筑，如同变形金刚般的刚硬存在，在柱子和梁的衔接部分是安装了阻尼装置的——这个装置，原理就类似中国的斗拱。

你一年里也会坐那么几回高铁吧——你看到一个硬币立在窗台上，就是不倒。秘诀在于，底下高铁桥的梁部和墩柱部分，有一个源于榫卯结构的减震装置，用来消除重量转移时产生的巨大剪切力。

这是建筑的智慧。

还有一句古话叫：“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中国古代很多文人都喜欢拿这句话说话儿，翻译过来就是今天人说的“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建筑构件也是一样。

浙江工业大学有个老师，陈炜，做环境设计，却意外地因为画牛腿，在国内外办了好多回展，他的书《匠心随笔——牛腿》还被评为 2014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他有句话，似乎说出了我等住在现代建筑里，又对中国古代建筑怀有一丝丝情愫的平凡人的心声：今天，作为建筑结构形式的牛腿已经远去；但作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它不应该远去。

无论是否仍是房屋结构上的支撑，那些建筑构件已经支撑着我们走过了几千年岁月，它们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根植在我们的基因里，只是我们不自知。

来之不易的，也不会轻易远去。

（本文为作者的自序，标题为编辑所加。）

建筑的智慧

小西



《李渔的窗子》
小西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5 月出版

“他乡遇故知，是小说的经典开篇法。”在《青年名家谈小说》一书中，李白写下了这句话。李白是个虚构人物，是路内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4 月出版）的主角。这部小说就是以李白这句话开头的，紧接着：“十二年后，他再次听人吟诵，是在上海市陕西南路某咖啡馆，曾小然从背后轻拍他的肩膀。”

“他乡遇故知”构成了《关于告别的一切》的核心命题。李白不断地遇见“故知”，不断地与她们告别。这些“故知”都是李白的“青梅竹马”：曾小然、钟岚……这里的青梅竹马，不是指她们与李白相识于年少，借用叶曼的话来说：“等时间过得更久些，你再回忆今天，我也会是你的青梅竹马。”在不断拉长的时间、不断的告别中，她们陆续登场，渐渐隐退，与时间融为一体，成为“青梅竹马”。

路内的小说向来有许多迷人而富有生命力的女性。在“追随三部曲”、《花街往事》等作品里，她们是青春的女孩子，这些小说基本结束于 20 世纪 90 年

深度品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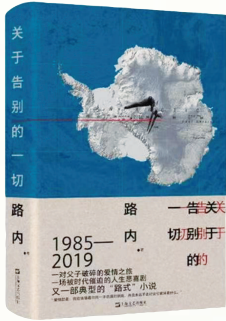
我们怎样学会告别

——读《关于告别的一切》

林 颀

代末，对于 1973 年出生的路内来说，它们都是他的青春记忆的回放与改写。

写作《关于告别的一切》的路内，已近天命之年，知道了理想实现之艰难，敏锐地感知青春之易逝，他的女孩子变成了更成熟的女人，她们经验丰富、开放大胆，与李白有情感的纠葛，但不油腻、不造作，她们有着身为“青梅竹马”的不被世故改变的纯真。这是男性作家笔下自然流露的对女性的尊重与喜爱，路内语言干净节制并且幽默自嘲，是真正有阅历的人的深度、大度、宽度的书写。



阅读路内的小说，我总是被触动。我们都出生于 1970 年代，我也有着县城生活的经验。昆德拉说，小说受到“认识激情”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的世界”。在路内这里，日常生活进入并成为叙事的主角，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广泛的社会生活叠加在一起，呈现了日常生活时间的存在意义，如果简单地，路内的小说就像一部缓缓展开的年代剧。

李白的回忆是当下心情观照的历

史，是一个中年的人，深知往昔岁月的缺漏和不堪，讲起来却不能摆脱那种怀念的情感，他深深地羁绊在那些岁月的每个瞬间。

李白总在思考女孩们教会他的事，那些爱与讥讽，有情和无情。那些女性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帮助他抵达某处。不断地别离，不断地再见，继续别离，继续再见……这是李白（或者说路内）作为文艺青年（现在已是文艺中年）的一种特权。他们不肯长大，不肯告别，写作是他们挽留时间的最好的方式。路内的主角总在竭力保持本真，这一次，用了一种更加文艺的方式。

钱德勒写《漫长的告别》，女主角说：人生的悲剧，不在于美丽之物英年早逝，而在于它们会变得衰老，变得卑贱。我们总在追问自己：是什么让生活变得荒谬？要怎样与往事告别，也与时间，与过去的自我告别？钱德勒的马洛说：“说一声告别就是迈入死亡一小步。”而路内的李白，每一次告别，就复活一点点。